

# 都市和高原

西 周

刚刚结束的经理级以上会议上,市场部经理为了一个市场部活动预算的预算和财务部经理大肆争论起来,并进入了争吵的地步,大有将老板置之事外的趋势,最后老板一气之下,结束了会议,将两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中去了。就事论事,在职场里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词而已,而归根结底,这只是一场权力之争罢了,明眼人都心知肚明。

带着烦躁的心情,离开了公司,去看望一下我的老外婆吧。

在走近外婆家时,就听到里面的大声吵闹,原来是二舅和二舅正为了即将动迁时的户口问题在大吵特吵,究其原因,也无非是关系到“金钱”这两个字。我作为晚辈,本不该插手此事,但看之不过,也要说上几句,就算是劝架吧。而后,停息了。

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我,又从一场硝烟之中逃离了,问候了外婆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晚上,依然带着烦躁的心情,看起了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着《第三极》,讲述关于西藏的一些风貌和故事,而其中的一则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或者说,至少抚慰了一下我的心情,从而得到了心境上的平和了。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一个村落里,住着世世代代和睦的人们,其中有位八旬老人,正在制作着干粮,手法如此的娴熟,并在口中默默地念着什么。制作完成后,将干粮装进一个布袋之中,然后扛起那个大布袋,走到一个偏僻的高岗上去了,她去看望她的双胞胎姐姐。

姐姐在这个高岗的山洞里修行了二十年,而在这二十年里,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由这位妹妹提供的,二十年,如此坚持的不易,二十年,这种姐妹的情深,如此的堪称,二十年,在信仰的驱使下,却越来越得到了坚信!

她大布袋交给了姐姐,然后两人在一起问候着,热谈着,极为相似的脸庞上,黝黑的肤色上和深深的皱纹之中,都显示出一份真诚的喜悦之情。

她们望着眼前湛蓝的海子,和远方高高的雪峰,她们的心也是湛蓝的,她们的心境更是如雪峰那样洁白和高远,那种淳朴和心无旁骛的神情,已经赫然在我的感受之中了。

身在繁华但却吵闹的大都市里,身在光鲜却纷杂的职场之中,何尝不渴望水蓝山高的静地,纯净之地,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利益,没有个人的意志,而真正有的,只有静静的海子,寂静的雪峰,以及平和的一切,偶尔候鸟的飞过,那也是大自然为自己增添了一段喝彩之声。

心境静然,才能心高山远,但愿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能切身感受一番那种心境的恬然,而不必去在意暂时的利益得失,不必在意那些一朝一夕的愤愤不平,为了争到今天的得到,而失去了昨天心境平和的美好境界。

心在那片恬静的高原上,心境,豁然开朗起来。



在法国,有一家名叫“席拉的小店”的咖啡店。它装潢简洁,格调温馨,顾客纷至沓来。在那里,礼貌能折算成钱,导致同样一杯咖啡,出现三种价格。

## 礼貌折算成钱

袁长燕

有位外国人与当地朋友约在该店叙旧。她进店时,见一名胖男刚入座便毫无征兆地去拥抱邻桌的女士,那女士也很开心地迎了上去。胖男点了杯咖啡,外国人目睹服务员收了1.4欧元。

待朋友进来后,外国人径直走到服务台,用并不流利的法语对服务员说:“我要一杯咖啡。”服务员很惊讶地看着她,问了一句:“麻烦您再重复刚才的一句话,好吗?”外国人以为他没听懂,又重复一遍:“我要一杯咖啡。”这次服务员没再说什么,迅速递给她一杯咖啡,说:“这杯咖啡7欧元,女士。”轮到外国人吃惊了。她问了一下,确认服务员没错,便气鼓鼓但无可奈何地付了钱。

回到座位,外国人向朋友抱怨:“法国是不是排斥甚至歧视外国人?”朋友狡猾地笑,让她继续观察。

不一会儿,一位女士进店对服务员说:“请给我准备一杯咖啡好吗?”服务员递给她与外国人同样香浓的咖啡,收了4.25欧元。经过几次观察,外国人发现,同样一杯咖啡,确实有1.4欧元、4.25欧元和7欧元三种价格,于是愤愤不平起来。这时,朋友揭开了谜底: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服务员说的话呢?如果你只是对他说:‘来杯咖啡!’价钱就是7欧元;你若说:‘请给我一杯咖啡。’价钱就是4.25欧元;但你要说:‘你好,请给我一杯咖啡好吗?’甚至给陌生人一个拥抱的话,咖啡就是1.4欧元的价格。”

外国人恍然大悟,对这家咖啡店独特的创意感

慨不已。它用咖啡价格不同的方式,告诉人们应该以礼貌待人,以优雅的方式与人相处。一杯“礼貌咖啡”,既给顾客带来温馨舒适的氛围,又巧妙地让大家体会到了礼貌的乐趣,法国民族的优雅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许,语言的功能与魅力,并非止于传递资讯或诉求,更在于传递心与心的交流、人对人的态度。

一年一度的同学聚会正在进行中,今年的聚会无疑又是往年聚会的翻版:

发了财的一定是开着名车来的——尽管乘地铁更方便,还可免除酒后驾驶之虞;当了官的接手机绝不离身,电话里指挥部属工作,语气坚决略带威严;抢着买单的多半当年成绩不佳或家境贫寒的;话少的并不全是生性寡言或城府过深,纯属经历平淡且混得不怎么样的;去了次美国的是一定要找机会说出来的,其贡献还在于引出其他出过国的同学的话题;有富不炫,有车不开,有单不抢者多半早就风光过,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黄亨

“你别站在当路口,人来人往的,小心别给人撞到!”女儿一面赶着去买地铁票,一面急急忙忙在旁叮咛。望着她负荷着背囊快步走的身影,怎么竟有些驼了?敢情是背囊太重了吧?除了必要杂物和那本重重的旅游书,还得带上我的暖水壶,我的太阳伞,我的冷气外套,我拿不动的种种随身物品。原来所谓的随身,不是随我的身,而是随她的身,让我需要时予取予求。

跟女儿出门同游,是期待已久的乐事。这一回,原本打算在新春期间赴泰旅游,阴差阳错,竟然延到了五月母亲节的时候;而原来计划在五月底的行程,又因为她假期难得,也就按时进行,这么一来,五月里一头一尾母女二人出了两次门,从南国游到了北地。

自由行嘛!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旅游方式,年轻

人谁还耐烦去跟旅游团绑手绑脚?可是带老妈自由行,这自由度就得打折扣了。行程得预先设计好,按照老妈体力精力的能耐好好调配,哪里在脚程之内可以去,哪里在偏远地方不可去,总之一日一景点,不可造次;至于哪天酷热,哪天下雨,都得预先设防;而有关沿途的路线,在哪个站换线,哪站上下,则更得事先研读,精心部署。于是,自由行就在一人辛苦领军,一人懵懂相随的状态下展开了。

一路上,走走停停,没有时间限制,凡事随心所欲,倒也闲适,只是地铁站里那上上下的陡峭楼梯,可不是旅游书里清楚列明的。“你站着,别动!我去看看有没有电梯!”女儿每到一站,必然要到处视察,寻找快捷方式;找不到电梯的时刻,就会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爬上爬下,以策安全。

老伴还健在的时候,最爱旅游,有时跟团,有时自由行。他极有方向感,每到一处,无论大街小巷,只要走过一遍就牢记不忘了。要他随街问路,那可是强人所难,期期艾艾不肯就范。总嫌他性格内向,为人羞怯,谁想到原来一

直以来,对于蒲扇似乎有着割不断的情结,或许是儿时,每到夏季,母亲总是喜欢边播蒲扇边给我讲故事。那样的场景,已然印在了脑海当中,以至于每到夏天,我都会买几把蒲扇放在家中。

每到这个时候,老公总是笑我傻,他说:“现在家里电扇和空调都有,你买这么多蒲扇做什么?”是啊,买这么多蒲扇做什么?难道是因为心底里的那份情结,还是因为它能够给我带来童年中那美好的回忆,再或者是已然习惯了有它的日子,少了它,竟觉得差了一些什么。

又逢夏日,母亲来到了家中,看着母亲笑得满脸通红,我不得由打开了空调。坐在空调房里没多久,母亲说:“空调里呆的时间久了,腿不舒服,丫头我还是出去坐着吧。”母亲执意要出去,而我不得已关掉了空调,这时母亲看到了客厅沙发上那把大蒲扇,坐在沙

发上摇了起来。

那天,母亲对我说:“可别小瞧了这把蒲扇,它可是摇好了我的肩周炎。”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母亲接着说:“那肩膀疼得厉害,一起跳舞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法子,还

在前些天,女儿因为过度使用空调,一病就是一个多星期。蒲扇轻摇,让我想起了儿时,想起了曾经的旧时光。童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或许都是最美好的。摇着蒲扇,似乎让我又回到了那段无忧的时光当中。岁月的流转,总是让人在回忆中难割旧时的记忆。

如今我再度拿出蒲扇,学着母亲的样子,为睡觉的女儿轻轻地摇扇,这样的场景,我想如若母亲看到,势必会感叹时光的流逝。而每到这个时候,女儿总是会轻声对我说:“妈妈,好舒服啊。”一句好舒服,让我的心头一暖,没一会,女儿便睡着了。看着她,想起儿时的我,那时,我又何尝不像她这样,在母亲的身边,熟睡到天明呢?

看海去的那时,悟到了凉意是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明请看本栏。

消暑图

有时候,一个好的初衷,未必有好的结局;同理,一个不太好的主意,走向倒是不错。我的新书《卷手语》似乎就是如此歪打正着的。

都已经要追溯到九年前了。我供职的杂志,入驻了些许外来经营者,提出每期杂志都要有卷首语,由主编撰写。我不很赞同,因为卷首语不适合生活类杂志;但是经营者还是决定了,当然也很尊重我,还夸赞我文章。受了夸赞再要反对,语气已经柔和。我答应了。九年过去,外来经营者早就撤了,卷首语还在写,每月一篇,也算是我文章的一个特别品种了。

而且这个品种当时很快得到了读者反馈。“坐在阳台上,一边观雨,一边读马尚龙先生《两滴雨水的命运》,很惬意的感觉”。还是在博客年代,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在我博客上留言,选了一大段我的文章:当上苍将一片云化为万千雨滴向下落的时候,上苍是公平的,因为这万千雨滴的每一滴都是公平的,但是当万千雨滴落到地上的时候,每一滴雨水所遭遇到的结局是不公平的。有一些雨滴落在了久旱的热地,被称之为“甘霖”,有些雨滴落在了洪涝的湿地,被斥之为“暴雨”,还肆虐呢。

住大里说,我善于思考,但是我宁愿往小里说,我是一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喜欢在一些定型的答案里找出一些异常。诸如两滴雨水的命运。话题限于生活,但是生活无穷之大,也就没有局限。每一个人都在竭力把握自己,把握生存规律,常常觉得自己把握得很不错,偶尔又充满了挫败感。这世界如何是这般容易把握的?有常和无常,有知和无知,有意和无意,有趣和无趣,有序和无序,有界和无界,有悔和无悔,有怨和无怨……即便是对自己,谁都不敢说,我想有就有

的烦事,竟是另一人的乐趣呢?

有一回随旅行团去仙台旅游,一日中午时分到了一家拉面馆午餐。日本人做事特别周到执着,大队人马驾到,拉面居然还以一碗碗慢慢煮,慢慢上的。老伴坐在进门口处,拉面一碗,她向里递一碗,口里忙说“你们先来!你们先来!”结果团里年纪最大的是他,最后一个吃完的也是他!其他年轻的团友早在一个钟头前已经冲去大街“血拼”了。

曾经怪他多管闲事,太不顾自己了。这女儿的行止怎么就是他的翻版呢?在北国的地铁中,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埋头忙于弄手机,听耳机,下车时居然把装有信用卡的皮包

漏下了。车上多的是本地人,女儿这外来客一见,却赶忙拾起,说是要好好保管,到总站时交给管理员。到了总站,渺无人迹,一个当值职员也不见,这可如何是好?怀里揣着他人的信用卡,言语不通,求救无门,难道就此为了他人的财物痴痴地耗时耗力等下去?正彷徨无计时,看到车站一角有个图书室,室内有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我说找他吧!果然,通过他的帮忙,传译,折腾了一番,交出了失物,终于解决了问题。母女二人又可欣然上路了。

“我在想,将心比心,假如丢了东西,也希望有个善心人会帮我拾起。”女儿满足地笑了,这笑容似曾相识,怎么这么像她老爸?

《卷手语》自序

吟草(二首)

肖复兴

观张洁画展

满幅风生满目云,萧然秋水洗清心。寸肠梦去春波冷,一笔魂归暮霭深。远树非无存缱绻,他山自有动高髯。丹青偏爱老将至,画亦如诗夜夜吟。

读《赵丽宏文学作品集》十八卷

十八相送画中情,一路新书赏快晴。四步斋来兰勿佩,半生云起玉听笙。煎茶试墨心犹静,品乐笺诗韵自清。长卷如风千里过,片时旧梦又先行。

## 卷首卷在手

马尚龙

我曾经写过到一块涂满了果酱的面包从手中滑落。当一块面包从手中滑落时,往往总是涂满了果酱的一面粘在了地板上,而不是另一面,这是被很多人承认的一个事实。后来有个好奇者做了一项实验,将100块单面涂了果酱的面包从1.2米的高度垂直滑落,结果涂了果酱的一面的粘地概率还低于不涂果酱的一面粘地概率。实验者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客观事物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朝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人往往是往坏处想,而不是往好处想。我们就常常在误读、错判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身边人的。

效果倒是不错。九年了,一直有读者评述我的卷首语,他们喜欢我的总是有些独特的视角,会从一些生活桥段中提炼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恰又是在不经意间会心一笑。

九年前写第一篇卷首语的时候,我已经有了预谋,给自己布局要写一本书的,于是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只是一个月一篇的积累太过漫长,每个月似乎是像斯诺克一样重复。如今,终于连篇累牍到了一本书的厚度。毕竟都是不长不短的文章,随手拿起,随手翻看,轻松轻巧;忽而就想起了一个令我自己兴奋不已的书名——《卷手语》。似乎蛮有卷气的气。

《卷手语》自序

序跋精粹

我想无就无。在这样一个系列的文章里,我不想用质疑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更多的是以己推人。我会有许多内心纠结,脱离不了人性的纠结,人性纠结也一定笼罩着每一个人。我用暖色调的文字来铺陈,用感性的语气来叙述,与我以前写杂文时候擅长的刻薄犀利迥异,与我写《上海女人》《上海制造》的风格也完全不同。

我常常会误读、错判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身边人的。效果倒是不错。九年了,一直有读者评述我的卷首语,他们喜欢我的总是有些独特的视角,会从一些生活桥段中提炼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恰又是在不经意间会心一笑。

九年前写第一篇卷首语的时候,我已经有了预谋,给自己布局要写一本书的,于是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只是一个月一篇的积累太过漫长,每个月似乎是像斯诺克一样重复。如今,终于连篇累牍到了一本书的厚度。毕竟都是不长不短的文章,随手拿起,随手翻看,轻松轻巧;忽而就想起了一个令我自己兴奋不已的书名——《卷手语》。似乎蛮有卷气的气。

《卷手语》自序

吟草(二首)

肖复兴

观张洁画展

满幅风生满目云,萧然秋水洗清心。寸肠梦去春波冷,一笔魂归暮霭深。远树非无存缱绻,他山自有动高髯。丹青偏爱老将至,画亦如诗夜夜吟。

读《赵丽宏文学作品集》十八卷

十八相送画中情,一路新书赏快晴。四步斋来兰勿佩,半生云起玉听笙。煎茶试墨心犹静,品乐笺诗韵自清。长卷如风千里过,片时旧梦又先行。

看海去的那时,悟到了凉意是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明请看本栏。

消暑图



消暑图